

尚書註疏

七八

□ 12

78

4



尚書註疏卷第七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儵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傳

夏啓嗣禹位伐有扈

之罪。啓禹子嗣禹為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姒姓之國為無道者案京兆鄭縣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鄆縣西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啓與至甘誓。正義曰夏王啓之時諸侯有扈氏叛王命率衆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

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敘其事作甘誓○正義曰孟子稱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箕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言繼立者見其由也

甘誓傳

甘有扈郊地名將戰先誓

疏

甘誓○正義曰發首二句

敘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俱是號令之辭

意小異耳○傳甘有至先誓○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如何故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秦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秦誓未戰而誓故別為之名秦誓自悔而誓非為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傳

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將子匠反

王曰嗟六事之人

傳

各有軍士故曰六事予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傳

五行之德王者相承

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侍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

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侮亡甫反正如字徐音

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惰徒臥反天用勦絕其命傳用其天道故

勦截也截絕謂滅之○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今予

惟恭行天之罰恭奉也言欲截絕之○罰音伐左不攻

于左汝不恭命傳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傳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

以退敵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傳御以正馬為政

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御魚慮反用命賞于祖傳天子

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

弗用命戮于社傳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

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

嚴社之義○戮音六北如字予則孥戮汝傳孥子也

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孥音奴疏大戰

汝○正義曰史官自先敘其事啓與有扈大戰于甘

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衆士俱集王乃言曰

嗟重其事故嗟嘆而呼之汝六卿者各有軍事之人

我設要誓之言以勅告汝今有扈氏威虐侮慢五行

之盛德怠惰棄廢三才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

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今惟奉行天之威罰不

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衆在車左者

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不治

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

命馬進退違戾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

賞之於祖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汝身而已。我則拜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
傳：天子至命卿。正義曰：將戰而召六卿，明是卿為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故稱大戰。○傳：各有至六事。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又戒左右與御，是編勅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摠呼之辭。○傳：五行至亂常。○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大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為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

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特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虐侮慢，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物之為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之三才，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念情棄廢天地人之正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大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特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姁。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則為啓之兄弟。知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姁為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姁。帝嘉其德，又以姁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為夏之同姓。○傳：用其至滅之。○正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扈既有大罪，宜其絕滅，故原天之意，言天用

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勦是斬斷之義。故為截也。○傳左車至其職。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持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卻克。鄭立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以正馬為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

則罪之。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之正也。左右與御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摠解之。○傳天子至不專。○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敘諸勳。乃至太祖賞耳。○傳孛子至恥累也。○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孛對妻。別文。是孛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孛戮汝。傳曰。古之

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孝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太康失邦

傳

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

得反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傳 太康五

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及故作歌

五

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于馬云止也汭如銳反本又作內音同○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爲羿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爲羿所距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

自作歌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嫌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

五子之歌

傳 啓之五子因以名篇

疏

五子之歌○正義曰史述

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初言皇祖有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啓之至名篇○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者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太康尸位以逸豫

傳

尸主也主以尊位爲逸豫不勤○逸

本又作儻儻本又作惺音同

滅厥德黎民咸貳

傳

君喪其德則衆

民皆二心矣。黎劬兮反。乃盤遊無度。盤樂遊逸

無法度。盤步于反。本或作樂。度如字。樂如字。敗于有洛之表。十旬弗

反。洛水之表。水之南。十日曰旬。田獵過百日不還。

音田。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有窮國名。羿諸

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胡細反。距音巨。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御侍也。言從也。或作才用。

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待太康。怨其久。敗失國。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述循也。歌以敘怨。

太康至作歌。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太康主以尊位。用為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

有二心。太康乃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敗獵於洛水之表。一出十旬不反。有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弟五人。待其母以從。太康改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敘已怨之志也。其弟待母以從。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兼太康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正義曰。尸主也。正義曰。釋詁文。有窮至廢之。正義曰。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魯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彈日。鳥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彈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是善射之

號非復入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傳述循至敘怨。○正義曰。述循釋詁文。循其所戒。用作歌。以敘怨也。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言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為述祖戒也。本述戒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因卽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摠之。其一日。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傳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

之下。謂失分。○近附近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傳言

人君當固民以安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傳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一人三失。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傳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三如字。

又息暫反。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傳十萬見賢遍及。

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

危懼甚。○懍力甚反。朽許久反。爲人上者。柰何不敬。○傳

能敬則不驕。在上不驕。則高而不危。○疏其一至不敬。○正義曰。我

君祖大禹。有訓戒之事。言民可親近。不可卑賤。輕下。命其失分。則人懷怨。則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國之本。本固則邦寧。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我視天下之民。愚夫愚婦。一能過勝我。安得不敬畏之也。所以畏其怨者。一人之身。三度有失。凡所過失。爲人所怨。豈在明著大過。皆由小事而起。言小事不防。易致大過。故於不見細微之時。當於是豫圖謀之。使人不怨也。我臨兆民之上。常畏人怨。懍懍乎危懼。若腐索之馭六馬。索絕則馬逸。言危懼之甚。人之可畏。如是爲民上者。柰何不敬。慎乎怨大康之不恤下民也。○傳

皇君至失分。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述禹之戒，知君祖是禹，禹有訓也。民可近者，據君為文，近謂親近之也。下謂卑下，輕忽之，失本分也。奪其農時，勞以橫役，是失分也。故下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畏敬下民也。傳言能至衆心。正義曰：我視愚夫愚婦，當能勝我身，是畏敬小民也。由能畏敬小民，故以小民從命，是得衆心也。傳三失至其微。正義曰：顧氏云：怨豈在明，未必皆在明著之時，必於未形之日，思善道以自防衛之，是備慎其微也。傳十萬至懼甚。正義曰：古數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也。懷懷心懼之意，故為危貌，朽腐常訓也。腐索馭六馬，索絕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圍，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其二曰：訓有之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

傳

作為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

獸

疏

傳作為至鳥獸。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昭元年

騁田獵，令人發狂，好色好田，則精神迷亂，故迷亂

曰荒。女有美色，男子悅之，經傳通謂女人為色，獵則

鳥獸並取，故以甘酒嗜音峻字彫牆。甘嗜無厭，足

峻高大彫飾畫。甘一音戶，甘反。嗜市志反。峻思俊

反。牆慈羊反。厭於鹽反。又於豔反。

有二于此，未或不亡。傳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二

有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傳陶唐至四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正義曰：世本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三

乙

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傳言失堯之道亂其

法制自致滅亡履反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

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傳君萬國為天子典謂經籍則

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遺唯季反關石和鈞王府

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傳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

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

亡覆芳服疏其四至絕祀正義曰有明明之德反供音恭我祖大禹也以有明德為萬邦之君

謂為天子也、有治國之典、有為君之法、遺其後世之
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人既足
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典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太康
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太康棄典法
所以滅宗祀也、傳君萬至後世、正義曰萬邦之
君、謂君統萬國、為天子也、典謂先王之典、可憑據而
行之、故為經籍、則法釋詁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
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重言以備文耳、貽遺、釋言文
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傳金鐵至取亡、
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
歷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
鈞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
鐵曰石、言絲綿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而言
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
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粟則斗斛以量之、
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
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
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
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
而守言古制存而大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
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
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
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
入金不從革之條費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傳
顧之義亦得通也曷何也言思而愁也

割反

萬姓仇予予將疇依傳仇

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傳鬱陶言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慙愧於仁人

賢士○鬱音蔚陶音挑鬱陶憂思也忸怩女弗慎厥德
大反忸女姬反徐乃私反思息嗣反

雖悔可追傳言人君行已不慎其德以速滅敗雖欲

改悔其可追及乎言無益○雖如字疏其五至可追

或作睢

○正義曰嗚

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
悲太康為惡毒徧天下萬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
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以此故外貌顏厚而
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不慎其德以致此見距雖欲
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漸怨
至此為深皆是羿距時事也○傳仇怨至國乎○正
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為怨也羿距於河
不得復反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
○傳鬱陶至賢士○正義曰孟子稱舜象見舜云
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
詩云顏之厚矣羞愧之情見於面貌似如面皮厚然
故以顏厚為色愧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小人不
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萬曆十五年刊

胤征

十一

義和酒淫廢時亂日

傳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

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酒徐音緬面善反亂往征

之作亂征

傳亂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亂國名

亂征

傳奉辭伐罪曰征疏義和至亂征○正義曰

時之官今乃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地亂甲乙不以所掌為意亂國之侯受王命往征之史敘其事作亂征○傳義氏至甲乙○正義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所言是其事也義和是重黎之後楚語稱堯有重黎之後使典天地以至子夏商是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

惟仲康肇位四海

傳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為大

胤侯命掌六師

傳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為大

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

傳舍其職官還其私

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

音捨胤后承王命徂征

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

疏惟仲康至徂征○正義曰惟仲康始即王位臨四海

胤國之侯受王命為大司馬掌六師於是義氏和氏廢其所掌之職縱酒荒迷亂于私邑胤國之君承王命往征之○傳羿廢至天子○正義曰以羿距大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大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木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告于眾曰嗟予有眾傳普勅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傳

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

訓為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

有常憲傳

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

百官修輔厥

后惟明明傳

修職輔君君臣俱明

每歲孟春道人以

木鐸徇于路傳

道人宜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

振文教

○逾在由反鐸待洛反鈴音令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傳

傳

官眾眾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

失常○藝本又作執更音庚枝其綺反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傳

言百

官廢職服大刑

疏告于至常刑○正義曰胤侯將征

有之眾人聖人有謨之訓所以為世之明證可以定國安家其所謀者言先王能謹慎敬畏天戒臣人者能奉先王常法百官修常職輔其君君臣相與如是則君臣俱明惟為明君明臣言臣當謹慎以畏天臣

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衆，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傳徵證至安家。○因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樂卻為徵，徵是證。證之義，故為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為安也。聖人將為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為世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家。○傳言君至常法。○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象臣。○傳道人至文教。○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道人，不知其意。蓋訓道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

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傳官衆至失常。○正義曰：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衆謂衆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關，已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遣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傳言百至大刑。○正義曰：百官廢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衆，臣其有廢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當有常刑。惟時義和顛覆厥德。傳顛覆言反，倒將陳義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覆芳服反。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傳沈謂醉，冥失次位也。○離如字，又力智反。倂。

擾天紀遐棄厥司

傳 倣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

所主也

倣本又作併亦作叔同尺六反擾而小反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

于房

傳 辰日月所習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

食可知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傳 凡日食天子伐鼓

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

官馳取幣禮天神象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

馳車馬曰馳走

義和尸厥官罔聞知

傳 主其官而無

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

昏迷于天象以于先

王之誅

傳 閻錯天象言昏亂之甚于犯也政典曰先

時者殺無赦

傳 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

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

時則罪死無赦

傳 先悉薦反又如字註先時

者殺無赦

傳 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

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

傳 後胡

疏 惟時至無赦

正義曰言不諫

尚有刑廢職懈怠是為大罪惟是義和顛倒其奉上

之德而沈沒昏亂於酒違叛其所掌之官離其所居

位次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主之事乃季秋九月之

朔日月當合於辰

辰謂日被月食日有食之禮有救日之法於時瞽人

樂官進鼓而擊之嗇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

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罪不可赦也故先
王為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為曆之法節氣先天時者
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失前失後尚猶合殺況乎
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況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
也○傳顛覆至之○正義曰顛覆言反倒謂人反
倒也人當豎立今乃反倒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似
人之反倒然言臣以事君為德故言顛覆厥德亂侯
將陳義和之罪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
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況叛官離次為大罪乎○
傳沈謂至次位○正義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
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為沈○傳倂始至所主○
正義曰倂始退遠皆釋詁文擾謂煩亂故為亂也洪
範五紀五曰曆數曆數所以紀天時此言天紀謂時
日此時日之事是義和所司言棄其所主○傳辰日
至可知○正義曰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
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辰是辰為日月之會
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
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

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為辰一
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
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
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
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
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
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
于夫火之次房星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
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
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
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
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
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傳凡日至百役○正
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
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
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
氣也君南嚮北牖不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
食陰侵陽故社預以為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

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
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
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
樂瞽為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聲審
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
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
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
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
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
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
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也左傳云諸侯
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處嗇夫必是主幣之官
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救
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
人走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昏徒也其走必有事
知為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會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
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
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

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在天救月以在
恆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
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
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
月有伐鼓用幣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
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傳政典至無
救○正義曰亂侯夏之卿士引政典而不言古典則
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為政之典籍也周禮大宰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
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
治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
弦望晦朔不得先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
日有餘分為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
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
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
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
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

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
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
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
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
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曆乃以癸亥為朔是
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
即是不及是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傳將行
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面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眾

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傳以天子威命

督其上眾使用命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傳山春日岡

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王音崐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傳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

火之害王猛火烈矣又烈於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傳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

王帥者皆無治○殲子廉反魁若回反舊染汙俗咸

與惟新傳言其餘人人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

一無所問○汗烏故反汗辱之汗又音嗚呼威克厥

愛允濟傳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愛克厥威

允罔功傳以愛勝威無以濟眾信無功其爾眾士懋

戒哉傳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懋音茂疏今予

哉○正義曰義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眾
奉王命行天罰汝等眾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

輔我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兵威所及
濫殺無辜故假喻以戒之火炎崑山之岡玉石俱被
焚燒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則酷烈甚於猛火宜誅
惡存善不得濫殺滅其為惡大帥罪止義和之身其
被進脅而從距王師者皆無治責其罪父染汗穢之
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將軍之
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
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
威嚴親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
必殺其汝眾士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
也○傳將行至子弟○正義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
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也奉王命行王誅謂
殺淫酒之身義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殺其身立其
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至十
夏商則此不滅其族故傳言此也○傳山脊至害玉
○正義曰釋山云山脊曰岡孫炎曰長山之脊也以
崑山出玉言火逸害玉喻誅惡害善也○傳逸過至
於火○正義曰逸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為過也

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毗睚
而害良善故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
玉猛火為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
傳殲滅至無治○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
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為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
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史傳因
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原出於此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傳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契息列
及殷之始

祖八遷之書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契父帝嚳都亳
史唯見四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亳旁各反徐扶
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各反嚳苦毒反

帝告釐沃○傳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告王毒反
釐力之反沃

徐烏酷反此五亡篇舊解是夏書○疏自契至釐沃○
馬鄭之徒以為商書兩義並通○正義曰自此已

下皆商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亡，序存，文無所託，不可。以無經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從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傳十四至國都。○正義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壬立。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為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

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是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為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興，并湯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傳契父至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為王，是其類也。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之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

商丘遷也。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亳眾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傳告來至皆云：○正義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魯也。

湯征諸侯

傳

為夏方伯，得專征伐。

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傳葛國，伯爵也。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祗，巨支反。傳葛國至於葛。○正義曰：序言湯征諸侯，知其人是葛國之君，伯爵直云不祀，文無指斥。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

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伐始於葛。仲虺之誥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為隣。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人要其酒食，黍稻者劫而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作湯征。述始征之之謂也。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傳述始征之義也。亡。

伊尹去亳適夏

傳

伊尹字氏，湯進於桀。

疏

伊尹至於

伊氏，尹字，故云字氏。倒文以曉人也。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於桀，必貢之者，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

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傳醜

使_之為_之反_間也。與_此說_殊。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傳醜

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又反。入自北門，乃遇汝

鳩。汝方。傳鳩力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疏_鳩

方至，曰遇。正義曰：伊尹與之言，知是賢臣也。不期而會曰遇。隱八年，穀梁傳文也。作汝鳩。汝

方。傳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尚書註疏卷第七

尚書註疏卷第八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儁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湯誓第一

釋文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_傳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陲出其

不意而在河曲之南。

○相息亮反。湯如字。馬云：俗儒以湯為謚，或為號。號者似非其

意。言謚近之，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禹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

豈復非謚乎亦不在謚法故疑焉桀其列反夏之末天子升音昇而音而遂與桀戰于鳴

條之野傳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作湯誓疏

伊尹至湯

誓。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而出其不意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敘其事作湯誓。傳桀都至之南。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成湯秦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為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

而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而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而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為出不意故也而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而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而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怨勲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傳地在至拒湯。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

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作南夷乎？謚言是也。

湯誓傳

戒誓湯士衆

疏

湯誓正義曰：此經皆誓之辭也。甘誓、泰誓、牧誓、發誓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

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故備言之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傳 契始封商，湯遂以為天下

號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

白反 格庚

非台小子敢行稱

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傳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

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

○台以之反 下同，殛居力反。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

穡事而割正夏。

傳 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

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

○恤荀律反 予惟聞汝衆言

傳 不憂我衆之言。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傳 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復扶 夏王率遏

衆力，率割夏邑。

傳

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

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重。

反徐音謁，馬云止也。

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傳 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食比桀於日，曰：是日

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喪息浪反。夏

德若茲，今朕必往。傳 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爾尚輔

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傳 賚與也。汝庶幾輔

成我，我大與汝爵賞。○罰音伐，賚力代反，徐音來。 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傳 食盡其言，偽不實。爾不從誓言。傳 不用命，予

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傳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疏 王曰

赦。○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

在軍之衆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輒

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爲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天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衆，卽汝輩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衆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爲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財，我惟聞汝衆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之，今汝衆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衆力，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何時能喪君，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我終不食，盡其言爲虛，偽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衆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也。傳 契

始至一夫。○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兵湯取商為號。若取商丘為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為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為天下之號，周不取后稷封部，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為幽，太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為號。三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傳稱舉至順天。○正義曰：稱舉釋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

也。以此解衆人守常之意也。○傳今汝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衆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傳言桀至賊重。○正義曰：此經與上舍我稽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財，供上賦，故以止絕衆力，謂廢農功，割剝夏邑，謂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衆下至喪桀。○正義曰：上既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為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正義曰：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曰：食言之偽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

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也○傳古之至勿犯○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鄭意以為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為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眾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臺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或如眾言別有沒入非隸坐者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傳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

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

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社后土之神禪時

戰反應應對之應創初亮反正音征又作夏社疑至

音正句音鉤句龍共工之子為后土臣扈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音戶疏湯既至臣扈○正義曰湯既伐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

不可而止於時有言議論其事故史敘之為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傳湯承至而止○正義曰傳解

湯遷社之意湯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

及古人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

德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以變革此事欲易入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

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

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事也、曾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社、即令廢社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為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置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為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社、左傳亦不得斷為自夏已上祀社、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

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為句龍也、○傳言夏至皆亡、○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傳 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績子寂

友、從才、遂伐三臞俘厥寶玉。○傳 三臞國名、桀走保之、

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

災、故取而寶之。○臞子公反、俘音孚、疏。○傳 三臞至寶行戶剛反、一音如字、之。○正義曰、

湯伐三朧，知是國名，遂桀而伐其國，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朧，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詰，文、桀必載寶而行，棄於三朧，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實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廕嘉穀，故取而寶之。誼伯仲伯作典寶。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誼本或作義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自三朧而還，大坰地名。○夏亥

故螢反，徐欽螢反，又古螢反。仲虺作誥。為湯左相，奚仲之後。虺

許鬼反，誥故報反，相息亮反，奚弦雞反。疏：湯歸至作誥。正義曰：湯歸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朧，故傳言自三朧而還，不言歸自三朧，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朧耳。大坰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為湯至之後。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日誥。

疏：仲虺之誥。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桀，自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說

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弗、邇聲色、至厥惟
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
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
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誥召誥之類、一
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
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
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
也。○傳仲虺至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
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或
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
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
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
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
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眾、此惟誥湯一人、而言
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
必對眾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傳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為

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

○湯伐桀、武功成、故號成湯。一云成

也。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傳恐來世論道、我放天

子、常不去口。

仲虺乃作誥。

傳陳義誥湯、可無慙。

曰嗚

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傳民無君主、則恣情欲、

必致禍亂。

惟天生聰明時乂。

傳言天生聰明、是治民

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傳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

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

邦、纘禹舊服。

傳言天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

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

○纘子管及、應應對之應。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傳

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

而已無所慙

疏

成湯放桀于南巢。○正義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

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夏王有罪，矯

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傳

言詭天以行虐於民，乃桀之大罪。○矯，居表反。誣，音無。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傳

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

其衆言為主也。

○臧，作郎反。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傳

簡略也。

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

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

○繁音煩。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

有莠，若粟之有秕。傳

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剪除

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莠，羊九反。秕

反，又必履反。鋤，仕魚反。簸，波我反。颺，音揚。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

之德言足聽聞。傳

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

矧，況也。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

自然理。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傳

邇，近也。

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殖貨

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近，附近之

近，行下孟反。

疏夏王至厥師。○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所欲，許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為王之命，以王天下，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衆，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樂，是明之也。○**傳**式用爽明也。○正義曰：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為明也。經稱昧爽，謂未大明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傳**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入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所以能成王業。

克仁彰信兆民

傳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疏**德至不吝。○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為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入之。

言惟如己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吝惜。美湯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取非己智，雖知其善，不肯從，從已有愆，失取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為此行，尚為仲虺所稱歎，凡人能勉者鮮矣。**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傳**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仇音求，曰奚獨後予。**傳**怨者辭也。

攸徂之民室。○**傳**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傳**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後胡啓反。蘇字亦作蘇。民之戴商，厥惟舊。

哉傳舊謂初征自葛時傳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傳賢則

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兼弱

攻昧取亂侮亡傳弱則兼之間則攻之亂則取之有

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傳有亡道

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

盛推土疏乃葛伯仇餉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

雷反已過之事亂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

然左傳稱怨耦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

名為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

是葛伯以餉田之人為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

湯為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眾往為之耕有童子以

黍肉餉葛伯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

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

謂之仇餉乃似葛伯自殺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

葛以人之枉死而為之報耳不為亳人乃報之非毫

人則赦之故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

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傳賢則至

之道正義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

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玄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

忠臣良士皆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

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

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傳隨使而言之

傳弱則至正義曰正義曰力少為弱不明為昧政荒

為亂國滅為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為已荒

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

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

為已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

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十一

亦在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傳日新不

懈怠自滿志盈溢傳懈工疏德日至乃離傳正義曰

脩德不怠日日益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屆故萬邦之

衆惟盡歸之志意自滿則陵人入既被陵情必不附

雖九族之親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

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

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

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

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

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

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王懋

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傳

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

足之道示後世中如字中或作忠非裕徐以樹反

者王傳求賢聖而事之王徐于况謂人莫已若者

亡傳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傳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好呼嗚呼

慎厥終惟其始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

其始鮮息殖有禮覆昏暴傳有禮者封殖之昏暴

者覆亡之覆芳服反暴蒲欽崇天道求保天命傳

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萬曆十五年刊

商書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退其王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湯誥傳以伐桀大義告天下疏湯既至湯誥正義曰湯既黜夏王

之命復歸于亳以伐桀大義誥示天下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

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誥告萬方誥大也以天命大義

告萬方之衆人誥音但王歸自克夏正義曰

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誥告萬方誕大釋誥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

誥諸侯也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天子自

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皇

大上帝天也衷善也疏降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

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為君之道若

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傳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

道教則惟為君之道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

方百姓傳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

百官言殘酷爾萬方百姓懼其凶害弗忍荼毒傳懼

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懼力之反本亦作

疏弗忍荼毒。○正義曰釋草云荼苦菜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入苦毒謂螫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言百姓非

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冤紆元反。天道福善禍淫降

災于夏以彰厥罪傳改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

災異以明桀罪惡謹寤之而桀不改。○謹遣戰反肆

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傳行天威謂誅之。○台音怡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傳明告天

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牡茂疏敢用玄牡。○

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夫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大

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云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考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摠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

請命傳 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聿允禱反述也戮舊音六又力彫反。疏傳聿說文力周反史記音力消反穢於廢反遂也。至請命。○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為遂也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五

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是謂伊尹為聖人者也桀為殘虐人不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為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傳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

屏天命弗僭貴若草木非民允殖傳僭差貴飾也言

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

華民信樂生○僭子念反忒也劉創林反賁彼疏天

至允殖○正義曰桀以大罪身既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非民信樂生也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賁飾易

卦文也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傳言天使我輯安汝國

家國諸侯家卿大夫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傳此伐

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謙以求眾心○庚力疏傳此伐

○正義曰經言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于天地以否湯之伐桀上應天心下符人事本實無罪而慄慄危懼若將

隕于深淵傳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慄音栗隕于

敏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傳戒諸侯與之更

始彝常愒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彝徐音夷愒他刀

反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傳守其常法承天美道爾有

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傳 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傳 惟簡在上帝之心正義曰鄭玄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其爾萬方有

罪在予一人傳 自責化不至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

方傳 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

終傳 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市林

反

咎單作明居傳

傳 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單音善疏 咎單作明居正義曰百篇之序卷末同此類有四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

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空也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傳

傳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

后傳 凡三篇其二亡疏 成湯至徂后正義曰成湯既沒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

以太甲成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傳太甲至元年○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

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賁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疎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伊訓傳

作訓以教道太甲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踰月

太甲即位，奠殯而告。○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尹祠音辭祭也。

疏：惟元祀。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殯而告。見厥祖為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尺，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解祠為奠耳。○傳：此湯至而告。正義曰：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

萬曆十五年刊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二月湯崩此祠
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
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
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
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
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位王位告殯為
喪主也
奉嗣王祗見厥祖傳君位主喪見賢侯甸羣
也
后咸在傳在位次通反甸徒
百官總已以聽家宰傳伊
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家宰音摠伊尹乃明言烈祖之

成德以訓于王傳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
疏傳湯有

○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
有定天下之功業為商家一代之太祖故以烈祖稱
焉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傳先君

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少詩照

反禳如疏傳先君至禳災○正義曰有夏先君摠指

羊反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耳曾語云
杵能師禹者也杵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
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傳雖微物皆

無有天災言能以德禳災也
暨鳥獸魚鼈咸若傳雖微物皆
莫無也言皆安之

順之明其餘無不順○暨具器反
疏山川至咸若○
正義曰山川鬼

神謂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
政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
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
之有時不天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
細之物人君為政皆順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七

手于我有命傳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

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傳造

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傳各反徐

扶各疏于其至自毫傳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

反疏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

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

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

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惟

而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傳言湯布明

武德以寬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皆信懷我商王之

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傳言善惡之由無不在初

欲其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傳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

○長竹疏立愛至四海傳正義曰王者之馭天下撫

丈反疏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

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以接物也行之所立

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疎立敬惟

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

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

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

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緣

親以及疎此分敬屬鳴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

先民時若傳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

弗反

疏

先民時若傳正義曰

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賢也。

居上克明。傳：言理恕。疏：居上克明，正義曰：見下之謂明，言其為下克忠。傳：事上

竭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傳：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疏：檢身若不及，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勅其身，常如不及，不自大以卑

人，不恃長。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傳：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操七曹反，又七報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傳：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哲本又作詰，俾必爾反。制官刑，儆于有位。

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儆，居曰敢有恆。傳：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儆，居曰敢有恆。

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傳：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酣戶甘反，巫音無，樂音洛。

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傳：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殉辭荀反，畋徐辭荀反，畋

音田。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傳：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遠于萬

反，注同。耆，巨夷反。比，毗志反。徐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扶至反。稚，直利反。鬻，魚巾反。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三

有一于身家必喪

傳 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

道。○愆去乾反。喪如字。又息浪反。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傳 諸侯犯

此國亡之道。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傳 邦君

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頷。淫

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爭諫

鑿在洛反。頷魚白反。疏曰敢有至蒙士。○正義曰此

淫乃結反。隸郎計反。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

百官之言也。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

貨也。色也。遊也。畋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畋

得有時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恆也。歌則可

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醕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

舞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

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為遊

畋。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直之

諫。疎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國必荒

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有大小。但

有一於身者。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配為風俗。

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正君也。具訓

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君卿大夫等。使

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也。○傳 常舞至無

政。○正義曰。醕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

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恆舞醕歌。乃為愆

輕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葵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傳邦君至匡正、○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頰、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例謂下士也、**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傳言當敬身念祖德、**聖**

謨洋洋嘉言孔彰。○傳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洋洋美

翔。○疏聖謨至孔彰、○正義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

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傳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二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傳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

○賚力、**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傳苟為不德、無大言

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疏**

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況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況大惡乎、○傳苟為至之訓、○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況大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宗之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

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
善進善亦蔑由至矣言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
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
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肆命傳

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徂后傳

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傳

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伊尹

放諸桐傳

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朝直三年

復歸于亳思庸傳

念常道伊尹作太甲三篇傳

篇○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居喪之禮伊尹放
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
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至放而復歸伊尹每進言以
戒之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
事○傳不用至之禮○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
稱不惠于阿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徂桐
宮始云君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傳湯
葬至曰放○正義曰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
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
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
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
者天子君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政而
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
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
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傳

戒太甲故以名篇疏傳戒太甲故以名篇

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
爽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各有異
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
伊尹戒大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大
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傳

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

於綺疏惟嗣至阿衡○正義曰大甲以元年十二月
反疏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
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
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
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
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
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也○傳阿倚至之訓○正
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之衡
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玄亦云
可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伊尹

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傳

顧謂

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顧音

是說文理也

疏

傳顧謂至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

祇巨支反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
為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
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

鬼神而遠之○遠干

萬反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傳

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監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傳

伊尹言能助其君居

業天下之衆○辟必亦反

徐甫亦反

疏

惟尹躬○正義曰孫武

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
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
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
質直不可以後代之禮約之
肆嗣王不承基緒傳
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

宜念祖修德傳○丕普悲反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
徐甫眉反

周有終相亦惟終傳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
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先見並
如字注同

其後嗣王罔克有
終相亦罔終傳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
業以取亡○相悉
亮反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
祖傳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
亮反

為君不君則辱其祖王惟庸罔念聞傳言太甲守常
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
坐以待旦傳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傳旁非
音妹

無越傳俊本亦作
駿迪大歷反

厥命以自覆傳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勤德以
自顛覆○越干月反本又作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傳
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

則釋傳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脩

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

○省息并反，括故活反，度如字，虞度待洛反，中竹仲反。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惟朕以懌萬世。

有辭

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嘆，美無窮。

窮○懌

伊尹至有辭。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

之時，思大明其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

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王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

約之德，令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為長世之謀，謀為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

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

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旦行之，則無不當矣。

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

我以此喜悅，王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

○傳爽顯至行之。○正義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

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

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傳旁非至訓戒。○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

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傳機弩至則中。○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

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重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

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

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王未克變。○傳未能變不用訓，太甲性輕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輕遣政反。

萬曆十五年刊

傳未能至不已。○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不止，真其終從已也。
傳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義本亦作誼。予弗狎于弗順，營

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傳

狎近也，經營桐

墓立宮，令大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

使世人迷惑怪之。○俾必爾及，後篇同。近

疏伊尹至

正義曰：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羣臣曰：此桐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比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

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傳狎近至怪之。○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日益惡，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見廢退，必當改悔為善也。王徂桐宮，居憂。傳往入桐宮，居憂位。疏傳往入至憂位。○正義曰：亦既不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故太甲能終信德也。克終允德。傳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傳場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七

六月三年服闋。○闋苦。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冕冠也。踰月即吉服。○冕。音免。疏曰：周制君薨之年，

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葬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實，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啣而祭，大雅云：常服黼黻，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啣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

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日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二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傳：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胥，息。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傳：須民以君餘友。

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傳：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商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疆，居。良反。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傳：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底之。復反。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

躬傳

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

於其身。○敗必邁反。徐甫邁反。疏正義曰：釋言云：速

徵也。徵，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欲者，本之於情

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

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也。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傳孽，災也。追，逃也。言天災可避，

自作災不可逃。○孽，魚列反。疏孽，災至可逃。○正

妖孽，皆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

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于孽矣。甚

則異物生，謂之責。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

名，故為災也。追，逃也。釋言文：燹，光云。行相連，逃謂之

追。亦行不相達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

宗雖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避也。自作災者

謂苦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

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災自作，逃否亦同。且

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既往，背師保

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傳言已

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

終於善，悔過之辭。○背音佩。伊尹拜手稽首。傳拜手

首至手

疏拜手首至手。○正義曰：周禮大祝辨九

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

所謂拜手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

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

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

至于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

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

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大祝又云：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曰稽首也。諸侯相施，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首也。

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傳言脩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

悅
傳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
傳後來

無罰
傳湯俱與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

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
疏並其至無罰。○正

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曰：待我后

後來無罰於我，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
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
傳言當勉脩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

惰。
音茂**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傳以念祖德為孝，以不

驕慢為恭。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傳言當以明視遠，以

聰聽德。
疏言當至聽德。○正義曰：人之心識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故欲言人

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謂識知善惡也。視戒

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為文。
朕承王之休無斁

傳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斁○斁音亦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傳言天於

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疏伊尹申誥于下○正

義曰伊尹以至忠之

心喜王改悔重告於王與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

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

也奉天宜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惠事民罔常懷懷于

有仁傳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為常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傳言鬼神不係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

艱哉傳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治否德亂

傳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治直吏反與治同

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傳言安危在所任治亂

在所法疏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任佞

故治亂在所法摠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

與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此

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言當

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故傳於此言安危在所

也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傳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

則為明王明君疏惟明明后○正義曰重言明明言

明君君王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傳言湯惟

猶是一也

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

有令緒尚監茲哉傳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

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

自邇傳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

後終致高遠無輕民事惟難傳無輕為力役之事必

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傳言當常自危懼以保

其位慎終于始傳於始慮終於終思始疏慎終于始

欲慎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有

將終戒情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有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傳人以言拂違汝心必以道

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

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藏嗚呼弗

慮胡獲弗為胡成一元良萬邦以貞傳胡何貞正

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

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疏胡何至其

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易象象皆以貞為正也伊尹

此言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

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

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

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

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

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傳利口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八

三

覆國家故特慎焉

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成功不退

其志無限故為之極以安之

疏傳成功至安之。正義曰四時之序成功

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
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之計自古
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衆矣經稱臣
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限極以安之也伊尹告君
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汎說邦其末孚于休傳言君臣
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傳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疏伊尹作咸有一德。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
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
稱伊躬及湯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
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
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
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
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
信是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法之

咸有一德

傳

即政之後恐其不一故以戒之

疏咸

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
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
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
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
之王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
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經云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
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

必須固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
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為戒

伊尹既復政厥辟

傳

還政太甲

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告老歸邑陳德以戒

疏

伊尹至于德正義曰自大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

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
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
還政其告歸陳戒未始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
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者也君
夷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襄二十一
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
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
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告老至以戒○正義
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
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
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
謂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于沃下立沃丁

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
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此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
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
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
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
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
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
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自出桐殺伊
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
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
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
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曰
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嗚呼天難謀命靡常

傳以其無常故難信○謀徐常

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傳人能常其德則

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疏九

有

以亡。正義曰。毛詩傳云。九有九州也。此傳云。九有諸侯。謂九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說大理。未指

夏桀。但傳顧下文。比桀為此言之。驗夏王弗克庸德。故云。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

慢神虐民。傳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傳言天不安。桀所為

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眷求一德。俾作神主。傳

天求一德。使伐桀為天地神祇之主。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傳享當也。所征無敵。謂

之受天命。疏傳享當至天命。正義曰。德當神意。神

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祐之。使之所

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

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

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

其說。縱使時已有。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傳爰於

也。於得九有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非天私我有

商。惟天佑于一德。傳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

以王。王于況反。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傳

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

天降災祥在德傳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

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僖子疏惟吉至○

正義曰指其已然則為吉凶言其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

祥未至之徵行之所招故言在德在德謂為德有一與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與不善也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

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今嗣王新服厥命惟

新厥德傳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終始惟一傳時乃

日新傳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行下孟反殺

色界反衰微也殺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傳官賢

害也言小小害也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

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傳言臣奉上布德順下

訓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為上于偽反下為民

徐皆于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傳其難無以為易其慎

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二心以事君政乃善○易以疏

今嗣王至惟一○正義曰上既言在德此指戒嗣王

今新始服其王命惟當新其所行之德所云新者終

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

身行一德臣亦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才輔弼左

右惟當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

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助為

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於民也臣之

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才用非其人此

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其事須慎無得輕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八

三十五

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正義曰說命云王言宜作命成十八年左傳云人之末君使出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日益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日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傳官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問命云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人任官是用人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左右也直言其人字不見故據問命之文以忠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布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為臣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訓以善道訓助下民解經為民也顧氏

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乃善○正義曰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不可輕宜和協奉上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乃善耳一心即一德言臣亦當一德也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傳德非一方以善為主乃可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言以合於能一為常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傳一德之言故曰大又曰一哉王心○傳能一德則一心克綏先王之祿未底烝民之生○傳言為主而今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眾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烝之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

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傳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長竹疏鳴呼至觀政○

王修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於為政萬夫之長能使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也○傳天子至觀德○正義天子乎觀王使為善政也○傳天子至觀德○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

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為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

萬曆十五年刊 書統卷八 三

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君以使民自尊，民以

事君自生。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

罔與成厥功。上有狹入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

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狹戶

徐子恐疏。無自至厥功。○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

反註同。疏。戒王虛心待物，凡為人主無得為廣大以

狹小前入，勿自以所知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

狹小，必待之輕薄，彼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

不得自盡其意，則在下不肯親上，在上

不得下情，如是則人主無與成其功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

以三公禮葬。○沃鳥毒反。咎單遂訓伊尹事。訓暢

徐於毒反。

其所行功德之事，作沃丁。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

戒也。亡。疏。沃丁至，作沃丁。○正義曰：沃丁殷王名也。

咎單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

史錄其事，作沃丁之篇。○傳。沃丁至禮葬。○正義曰：

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

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

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

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

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

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伊陟相太戊。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陟，張

息亮反。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三木

馬云：太甲子。伊陟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八

伊陟

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傳

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

咸馬云。巫男巫也。疏。伊陟至四篇。○正義曰。伊陟輔名。咸殷之巫也。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徵。伊陟以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咸又四篇。又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爽云。在大戊時。則有若巫咸。又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傳。伊陟至之子。○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傳。祥妖至之罰。○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或當別出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手楹之曰拱。生七

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幕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之祥。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筭法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已。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眚之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關。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是言妖不勝德也。○傳。贊告至臣名。○正義曰。禮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為告也。君爽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爽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太戊贊于伊陟傳

告以改過自新。作伊陟原命傳。原臣

名原命伊陟三篇皆亡

疏太戊至原命○正義曰言太戊贊於伊陟惟告伊陟

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摠以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同命畢命也

仲丁遷于囿

傳太戊子去亳囿地名○囿五
○**疏**仲丁遷

正義曰此三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囿與居相亦事同也以河宣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也圯于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地也李願云囿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囿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有文而知也謐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傳**太戊至地名○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太戊之子河宣甲仲丁弟也祖乙

河宣甲子皆世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作仲丁**戊之時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囿去亳也

河宣甲居相

傳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疏**丁但反相

今魏郡有相縣**作河宣甲****傳**亡

祖乙圯于耿

傳宣甲子圯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圯

○圯備美反徐扶**疏****傳**宣甲至曰圯○正義曰孔子以鄙反馬云毀也**疏**河宣甲居相祖乙即宣甲之子故以為圯於相地乃遷都于耿釋詁云圯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圯據文圯于耿也知非圯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圯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囿謂遷來向囿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圯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圯於相遷居

於耿經言圮於耿大不辭乎且直甲居於相祖乙居
 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
 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
 毫野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
 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
 所為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
 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
 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直甲
 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
 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
 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
 盤庚自奄遷於殷毫野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
 經之書未作祖乙傳亡
 可依信也

尚書註疏卷第八

